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

張汝釗
史垂特 等著



大乘文庫 7
大乘文化出版社

大乘文庫⑦
張汝釗
史垂特 等著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大乘文庫⑦
張汝釗等著
史垂特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編輯者：大乘文庫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張 曼 濤

出版者：大 乘 文 化 出 版 社

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樓

一〇九巷七號

電話：五五一一七〇七八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拌換。

編者前言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這不僅是當前世界兩大宗教相互了解上的必要，也是東西文化臨將會合的橋樑，我們面對廿世紀下半葉世界各種紛歧問題的產生，爲求根本的解決，似乎仍有賴於這兩大宗教的相互瞭解和合作，才能有進一步的人類精神上的大穩定，和大幸福。祇是我國學術界和文化界似乎對此還不曾加以注意，致使在兩者的內容與思想的比較上，還是荒蕪的一片。本書所收各文，雖已啓初步的開拓作用，但就整個問題來說，尤其從人類文化史或社會史的角度來說，還相差甚遠。作者們大多只是就兩教本身的熟悉點，作直接的觀念比較，而非從全面的人類問題作兩者相互觀摩的客觀討論。這雖然無補於當前東西文化交會的急迫要點，但就兩教的內容相互認識說，則仍有其不可磨滅之功。也許有一、二作者着筆時較側重於個人的信仰立場，或某種不同層次的觀點加以比較，自難免有主觀偏頗之嫌，然就人類的層次心態而言，此亦未可厚非。本社編者只求提供有益於社會的思想進步、文化新血

的推展，雖稍有不逮之處，亦仍予以採用，俾能鼓動一時風氣，我國目前，畢竟還祇在求各種新觀念的起步、文化的逐漸復甦，一切有遠見、有深度的大作，尚需稍待時日，始克有雨後春筍般的進步起飛。

編者 一九八〇年三月卅一日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 目錄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	張汝劍	一
佛、耶比較	戴華山	四一
佛教與基督教的差異	文珠	六一
印度佛教對於原始基督教之影響	朱謙之	七一
佛陀與基督	史垂特	八九
佛教與基督教	無慧	一一九
大乘佛陀觀與基督教神觀	忽滑谷快天	一三九
佛教與耶穌教	曾景來	一五一
上帝愛世人？	印順	一六三
「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	印順	一九七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

張汝釗

緒言

在未討論佛教與耶教比較以前，有兩件事要預先聲明：一、對於二教的宗旨、儀式，以及其他種種的實施方法，作者本諸個人平日所見所聞，直率的說出來，絕不參加私見。至於是非曲直，取捨從違的概念，還望讀者用自己的判斷力去抉擇。二、用客觀的態度，站在第三者之立場發言，雖有攻擊宗教的邏輯，只求合乎公律和真理，也要引來做參考資料。

宗教的意義

「宗教」二字從前未曾聽到，至二十世紀方纔發現。但宗教究竟是什麼意義的定例？世界有價值的典籍裏和各派的神學家、哲學家多有解釋，擇其比較圓滿些的，節錄於後：

A. 關於耶教者——「基督教宗教」載有：

一、「根據拉丁文的意義，宗教就是『拉回』，含有捆縛人，並加以某種責任在他的身上。」

二、康德告訴我們：「宗教就是道德。倘我們能看一切道德的義務爲一種神聖的命令時，我們便有了宗教。」

三、馬鐵奴謂：「宗教是相信一位永生的神，一個神聖的心思和意志管理這個宇宙，並且與人類發生許多道德上的關係。」

B. 關於佛教者——法華經有：

一、「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二、孫中山先生說：「佛法是救世之仁。」（什麼是佛學）

三、太虛大師曰：「佛教是真正無神主義。……」（什麼是佛教）「佛法云者，簡言之，

有兩重解釋：一、無上徧正覺者，所知實覺知於宇宙萬有之真實性相體用。二、無上徧正覺者，所知覺宣知於世間衆生之善巧教理行事。」（佛法救世主義）

人類爲什麼要信仰宗教

(一)創設的情形——宗教到底起於什麼時期？是一種渺茫難察的事實，大概是在人類不能征服自然界以前，對於日月星辰之燦爛，風雨雷霆之變幻，疾病死亡之不測，莫不戰慄恐懼；在他們的心靈上，深深感覺着冥冥之中有許多神祇在管理一切，並能支配人們的吉凶禍福。因爲欲趨吉避凶，就創設了祀神祭鬼的儀式，例如：希臘之日神月神，風伯雨師；猶太之燔祭節祭；中國之祭天祭地，封禪山川等皆是。

(二)因襲的狀況——在十六十七世紀，基督教勢力尙稱龐大的時候，葛里賴很勇敢的起來倡造科學，反對宗教；被當時教會壓抑，受了刑罰以後，笛卡兒就趕緊把自己親手所做成的「天論」毀了。後來時有科學家起來與宗教家長期的抗衡，但究竟還得不到什麼良好的效果。到一八七二年達爾文的「物類由來」出版後，同時德國赫克爾也極力主張人類是從猿猴演化出來的論調，始給世界宗教家以一個晴天霹靂。但宗教家怎肯離棄其已建立之威權，去屈從科學呢？故一面宣言：「科學的對象是物質，宗教的對象是精神，這兩個世界是不相侵犯的。」從此劃分了界限，以避免直接的衝突。並且在各教會學校裏除規定新舊約爲必修課程

外，加習聲光化電等科目。在人民傳統的宗教思想未打破，科學研究尙未上正當軌道之時，人類自然是一面依舊需要宗教作他們內心的修養工具；一面去開墾科學的荒地以增進新的智識，故能將宗教事業因襲過去與科學並行不悖相安無事了。

在中國佛敎方面，也曾遭遇着類似的逼亂：因儒道二教嫉忌佛敎之勢力逐漸膨脹，常欲設計中傷之。見於學理之排斥者，有韓愈之諫迎佛骨表及原道，歐陽修之上中下本論三篇；見於政治上之強制者，有三武——魏之太武、周之武帝、唐之武宗——之毀寺汰僧等舉動。雖當時之元氣大傷，幸大德高僧相繼出世，收拾餘燼，詮揚教理，不久即能恢復舊觀。復有好事之輩，出任調和，謂士君子立身處世，宜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方能集合衆美，成一完人。相傳有一積學大儒，當其臨命終時，猶一手執孝經、老子，一手執法華經，可見當時吾國人對於佛敎的信仰已能融化儒、道，無間水乳，爲因襲時期的特色。

(三)復興的趨勢——到了二十世紀，物質文明，炳然大備，復因資本之壟斷，生產之過剩，形成經濟恐慌和勞工失業之慘禍。共產主義者又從中煽動之，致有階級戰鬪之暗潮。又因列強向弱小民族爭奪殖民地及市場，當然有「分贓不勻」的常態，則各自積極籌備科學化之殺人利器，互向威嚇，互向控制，待時而動，怕爲戎首。自日本強佔吾國東北四省以來，均

勢頓破，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有一觸即發之勢！其中最可憐者，厥惟道德之墮落！強梁者縱慾無度，取他人之財以爲己財，殺他人之命以活己命。柔弱者屈伏於帝國主義之鐵蹄下，生命危殆，朝不保夕。加以連年水旱癘疫，刀兵盜賊，流連困貧，求生乏術，厭世之念油然而生。惟物極必反；人爲萬有之靈，當饑寒交迫之際，常能反究其所以致此之故，而勤求其所謂自新之路。故今日世界人類之追求宗教，比上二期爲迫切。所以宗教家因時制宜，打破閉關自守主義，來迎合新興的民氣，是以宗教駸駸乎有復興之勢矣！

世界上最普遍的宗教是什麼

據英文「宗教大辭典」內所載：「全世界宗教之派別約有六百餘種」，若欲逐一去檢討，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實，只好縮小範圍，將現代最普遍最佔優勢的佛耶二教來比較觀察一番。爲什麼要撇去一切宗教不談而專論佛教耶教二教呢？因爲佛教是盛行於吾國。王治心在他的「基督徒之佛學研究」裏說：「中國號稱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九百萬人，直接間接的附從佛教，而且他的思想與新文化——科學精神——很爲接近。」他如日本、印度、暹羅、緬甸……等國，皆以佛法爲其道德上之中心點。

歐美各國在科學未倡明以前，一切文化政治無不受耶教支配，其社會習俗、婚喪儀式，皆爲耶教所規定。據最近調查統計吾國人之受耶教洗禮者，其數已超過四十餘萬。所以這二大宗教關係於全球之世道人心，實非淺渺，願留心當世之務者三致意焉！

佛教與耶教過去的史略

無論那一種宗教的產生，與時代環境都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歷史是宗教的背境，宗教是歷史一部份的記錄。離歷史無宗教，離宗教少史料。故在未介紹二大宗教的思想淵源於國人之前，先把關於宗教本身的一部份歷史，撮要敘述於左：

一、佛教史——在「三國佛教史」內所載的事實：

吾教祖釋迦牟尼世尊者，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卽西歷紀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四月八日，示生於中印度迦毗羅薩窣都國之王宮，族釋迦，姓瞿曇，或曰甘蔗，……族姓之異稱也。初名悉達多，後名牟尼。印度四姓中「刹帝利」種也。……有淨飯王妃摩訶摩耶夫人生釋迦牟尼。……世尊生而岐嶷，具大人相。……摩耶夫人生世尊後七日而卒，姨母跋提夫人代爲撫育。世尊幼而聰明絕倫，聞一知十，婆羅門教所傳六

十四書盡能通達，傍及武藝。世尊生時，有占士曰：「悉達太子有出家成佛之相。」淨飯王深以爲憂，百計謀止之：世尊十六歲，爲娶耶輸陀羅妃，尋又爲納鹿王、瞿夷二夫人；且與四時之宮殿，集數百彩女，盡晝夜之娛樂，欲以阻其志。……出遊四門，見人之老病死，悟世無常，慨然決志。一夜乘馬踰城，惟車匿從御，往雪山之麓，斬髮染衣。遣車匿還謝父王，獨入山林，從數論派婆羅門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學斷惑得證之法。……世尊苦行不忘，斷食禁欲，專習禪定，肉落骨立，氣力愈堅。如此者六年，後遂出山，至摩迦陀國浴於尼連河，受牧女乳糜，始捨婆羅門苦行，謂得種智必不由苦行也。其間距迦耶山不遠，有一畢陂羅樹，枝葉翳鬱，名曰菩提；菩提樹下有金剛座。世尊既飲乳糜，體力復增，至菩提樹下，結跏趺坐。誓曰：「吾不得種智，不起此座。」果於二月八日清曉，明星現時，廓然大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釋迦牟尼自成道後，得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之外護，在印度全境內，游行講道，所向無不歸化。頻婆娑羅國王去世，他的兒子阿闍世王繼立，就與其父的信仰不同，並且聽信提婆達多的邪說，常常設法來攻訐世尊。惟釋迦本諸大無畏的精神和無礙辯才，恒能折服一切外道魔黨。後來提婆達多死了，阿闍世王復行信仰佛法，而釋迦已享世壽八十歲，在拘尸那揭

羅城跋陀河邊，遮羅雙樹之間圓寂。時爲吾國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西曆紀元前九百四十九年——二月十五日也。至其一生應化事蹟年譜，在謝無量所著的「佛學大綱」內說：

成道第二年：釋迦由舍衛城還王舍城，居於竹園。先是摩揭提國頻婆娑王之子無畏舉一庶子名曰耆婆，耆婆長精醫術歸國爲宮中侍醫，釋迦有疾，王命耆婆治之，釋迦病除，特爲耆婆說法，耆婆終身奉佛，爲優婆塞。

成道第三第四年：釋迦多住竹園精舍。

成道第五年：釋迦在跋舍離城大林，住重閣講堂，又至迦比羅城，或曰姨母波闍波提自淨飯王卒後，實於是歲出家，時舍衛城長者鹿子有子曰滿增，其妻比舍佉夙信佛法，及歸滿增，遂勸夫家父母聽釋迦說法；於是鹿子之族，皆舍尼捷教而歸佛教。

成道第六年：釋迦在舍衛城，後至竹園精舍，頻婆娑羅王妃皈依釋迦。

成道第七年：釋迦住僧佉舍，又至舍衛國之祇洹精舍。

成道第八年：釋迦住於迦比羅城附近之矢收摩羅山；誘化那矩羅及目犍羅耶父母。

成道第九年：釋迦住憍賞彌城瞿師羅國，時僧中比丘一人持律，一人通經，互守所學，不能相通，至於爭論，釋迦爲解化之。

成道第十年：還舍衛城，又至摩揭提國。

成道第十一年：釋迦在達拿山精舍，有婆羅門曰迦尸婆墮闍者歸佛。

成道第十二年：至毗菽若市，又至摩醯濕代羅補羅、波羅奈司、吠舍連諸市，後復還舍衛城。

成道第十三年：在舍衛城。

成道第十四年：在祇洹精舍，羅云年二十，受具足戒，釋迦尋至迦比羅城。

成道第十五年：在祇洹精舍。

成道第十六年：釋迦有折服夜叉之事。

成道第十七年：釋迦在竹林精舍。

成道第十八年：釋迦至舍衛城，尋還王舍城。

成道第十九年：釋迦住竹林精舍，又至摩揭提多村說法，有獵師歸佛之事。尋還於舍衛城。

成道二十年：釋迦在舍衛城，釋迦說法。常往來於祇洹、竹林、衛舍及靈鷲峯之間。感化事跡甚衆，惟其年數及居住遊行之時，不可詳盡，故從略焉。

釋迦牟尼佛滅度後，由其諸大弟子，結集釋迦五十年來所說諸經及律儀，以保存宗義。後來因外邦兵力之威迫，及內部各派之詆訐，教徒漸漸散至國外佈道；故佛教由此遍達全球，而到處皆有左右世道人心之效力。時期可分爲三：

(一)印度小乘時代——摩訶迦葉於釋迦入滅後，在羅閱祇窟中會五百聖賢，共同結集釋迦在世時所說諸法：阿難集成修多羅藏、優婆離集成毘奈耶藏、迦葉集成阿毘達磨藏，終命之曰「上座部」。同時復有婆師迦在畢波羅窟外別行召集許多聖賢，分別誦出經、律、論、雜集、梵咒等五藏，名曰「大衆部」。是爲佛法大藏之濫觴。

在此五百年間，印度宗教家紛爭甚劇，幸有優婆毘多和脅尊者起而統攝道衆，征服外道，正法始稍稍奠定。然法衆以見解不一，不久仍服分裂。統觀此時期印度所傳法化，實不踰小乘範圍也。

(二)印度大乘時代——釋迦滅後六百年間，有馬鳴者著大乘起信論、大宗地論及大莊嚴論。後百年龍樹紹馬鳴而起，作大智度論及中觀論等。二百年後，又有無著、天親宗彌勒所撰大乘論述瑜伽師地、金剛般若、辨中邊等數十部。後有護法、清辯二論師，據空有二義，各標宗旨，互相辨駁。印度大乘佛法，卽分爲性相二宗之對峙局勢。

按佛滅度後五百年時，印度佛法之衰落，不絕如縷。賴馬鳴中興大乘，龍樹造成空宗和密宗，無著、天親爲開闢法相宗祖師，護法、清辯爲「有」「空」二宗峙立之先哲。以上六位論師，皆能破斥凡小，宣示圓妙，中興大乘佛教於印度，其豐功偉烈，實無倫比！

(三) 亞洲時代——考諸印度佛教史，釋迦入滅數百年後，龜茲、月氏、暹羅、緬甸等國，已有印度沙門前去佈教踪蹟。吾國則在東漢明帝時——大約爲釋迦滅後一千零十八年——夜中夢見金人，遣蔡愔等至月氏國，適遇摩騰、竺法蘭二人，齎其經像，共返洛陽，繙譯經典，始爲中國有佛教之起源。後來從印度來的教徒日多，人民信奉者也日衆，一切法物佛寺之建築亦漸臻完美。及至隋唐之際，復從吾國經過朝鮮而傳佛教於日本。

在這個時代，佛法雖已普及亞洲，但確能得其真理而融洽其正法於民情習尚者，惟我國獨擅。爲什麼呢？因爲吾國固有的儒者哲學，本具有博大精微的學理，與佛法接觸後，經過無數名臣大儒高僧隱逸輩之探討，各取所長，互補所短，而產生莊嚴燦爛之中國化的大乘佛教，爲全亞之表率！其他南洋諸國，多耽着小乘佛學，尙未明大乘佛法之真相也。

二、耶教史——影響於歐美各國之最大宗教，首推耶教；千餘年來感化人類之數量，指難勝屈。後更宣佈其教義於東亞。現在印度之奉基督教者，其數已達二百餘萬人。日本、朝